

苑杂谈

与马对望

徐生

舒勇的水墨马画系列，以《与马对望》为题，完成了一场水墨艺术的当代突围。作为横跨雕塑、油画、摄影、数字艺术的多元创作者，舒勇将跨媒介实践的思考注入笔墨之间，让千年水墨马画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既延续着东方美学的精神脉络，又构建起贴合时代的艺术表达，在与马的凝望中，传递出穿透时空的精神力量。

舒勇的水墨马画创作，灵感源于他在天山脚下与汗血宝马的对视瞬间。那一双琥珀色眼眸中的澄澈与坚毅，让他跨越了艺术与生命的界限，领悟到“传神”远胜于“形似”的创作真谛。在传统马画的艺术脉络中，韩幹的雍容华贵、李公麟的线条凝练、徐悲鸿的奔涌激昂，多聚焦于马的整体身姿的张力呈现。而舒勇在天山写生的朝夕相处中，捕捉到马匹最动人的精神内核——眼眸中的历史纵深与生命本真。这份顿悟让他跳出传统范式，将创作焦点凝聚于马首，以极简的构图剥离冗余元素，让马的眼眸成为艺术表达的核心，使每一幅作品都成为一次直面灵魂的精神对话。这种从“画马”到“与马对话”的转变，不仅是创作视角的革新，更是艺术本质的回归，让水墨马画摆脱了单纯的形态描摹，成为精神世界的具象化表达。

跨媒介艺术的实践积淀，为舒勇的水墨马画带来了技法上的全新探索。长期深耕雕塑、油画、摄影等领域，他打破了水墨艺术的单一媒介框架，将不同艺术语言的精髓融入于笔墨。在他的作品中，雕塑的体量感与结构美被巧妙转化为笔墨的张力——线条的起承转合带着金石刀刻般的力度，寥寥数笔勾勒出马匹骨骼的坚毅轮廓，让二维纸面上的形象具备了三维立体的质感，打破了传统水墨画重气韵而轻结构的局限。油画的多层罩染技法，与水墨的积墨、破墨、泼墨相结合，墨色经反复叠加与渗透，即便深沉的墨色也能呈现出丰富的层次与细腻的光泽。水与墨的交融形成如夜雾、月光般朦胧而富有质感的肌理，既保留了水墨的氤氲意境，又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而摄影艺术对“关键时刻”的捕捉能力，让舒勇精准定格了马匹凝视的幽微神态，那一瞬间的眼神流转、肌肉紧绷，被永恒留存于宣纸之上，让作品兼具静态的沉静与动态的张力，形成独特的视觉节奏。

舒勇对传统留白艺术的当代诠释，更显巧思。传统水墨画的留白讲究“计白当黑”，追求虚实相生的意境，而舒勇则将现代装置艺术的空间理念融入其中，让留白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画面中，大面积的空白不再仅仅是背景的衬托，而是呼吸的空间、目光的走廊，是观者与作品进行精神互动的场域。马首的墨色凝练与空白的空灵形成强烈对比，既突出了主体的精神张力，又给予观者充分的想象空间，让观者能在留白中投射自身的生命体验，完成个性化的艺术解读。

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马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内涵：古代的马是征战、是忠诚，徐悲鸿笔下的马是呐喊、是抗争，而舒勇笔下的马，则是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映照。他笔下的马，没有剧烈的动势，没有激昂的姿态，更多的是沉静的凝望、内敛的坚毅，既有对远古文明的回望，也有对当下生活的思考，更有对未来的笃定。当观者与画中的马对望，仿佛能在那双眼眸中照见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墨色的氤氲中获得心灵的沉静与力量。

舒勇的《与马对望》系列，是一场水墨艺术的当代实践，更是一次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他以跨媒介的视野打破传统边界，以极简的技法捕捉精神内核，让水墨马画在当代语境中完成了从“形态描摹”到“精神对话”的转译。当我们与画中的马对望，看到的不仅是笔墨的光彩，更是文明传承的力量、生命本真的光芒。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让我们在与马的精神对话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水墨马》 舒勇

芳华不寂：不应被遗忘的邵一萍

陈元幸子

艺苑纵横

邵一萍（1910—1963）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最为重要的画家之一，但她在湖南的展览，其实并不多。此前，湖南仅举办过其个展一次和展出10余张作品的群展一次。长久以来，美术界对邵一萍其人其画关注与研究不多。时隔60年，长沙美术馆内的“清韵凝香——邵一萍艺术展”，以百余件藏品力作，试图重现这位20世纪重要女画家被时光稀释的艺术世界，引领观众走进这位艺术家的“百花园”。



邵一萍

从浙东的风，到湖湘的月

1910年1月24日，邵一萍出生在浙江东阳。出身书香门第的她，耳濡目染，自幼勤奋读书。

邵一萍与艺术的缘分起始于1939年。1938年，她因父亲罹祸由重庆返回家乡。1939年，时年54岁的堂兄邵逸轩回到东阳县担任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并成立“战时国画研究所”，在此教授国画，邵一萍便由此走上了画家之路。

邵一萍的起点高，是因为邵逸轩并非只是紫溪村的乡贤耆老，而是名震京师的大画家。

20世纪20年代，邵逸轩从杭州来到北平，先后在邵飘萍（逸轩堂叔）创办的《京报》和北京务本女子大学担任美术编辑和国画专修科主任，结识了齐白石、溥心畲、张大千等众多京圈画界名家。1934年，邵逸轩入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被聘为国画系教授，负责山水、花鸟画教学。邵逸轩山水、花鸟、人物皆擅，传统功力深厚，笔墨苍润，清新典雅，其写意花鸟尤为突出，题材丰富，造型精准，气息野逸高古又不失温润秀雅之格。邵一萍从此起步，为之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邵一萍辗转多地，拜师学艺。1942年后，邵一萍经福建过广东去重庆，先在广东岭南画派大家赵少昂指点，抵达重庆后又结识了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黄君璧和张书旂。这一时期，邵一萍还临摹了不少岭南画派“二高一陈”的作品，绘画技艺大为进步，

清风徐来，走进邵一萍的“百花园”

真正爱画之人，对原作总有着过分的痴迷。与画册里的作品不同，原作即使不再光鲜，或有残缺，但它依然是活的。怎么说呢，那些泛黄的宣纸、斑驳的印迹，甚至是褶皱的折痕，都是岁月流淌过的痕迹，独有一份醇厚在其中。与此同时，你不由会感念此刻的相遇，是多么地不易。而原作的最好之处则在于，储存了画家的笔墨味与生气。笔的走势，墨的去向，色的碰撞以及人的呼吸，都能被看见，而这恰恰是中国画里最难见却最要见的部分。

置身于邵一萍作画前，凝神绝虑，方能体味出多年前画家倾注的心力。读她的画，仿佛窗外的阳光流入了纸间，温暖的风拂过画面，带着青草的芳香和花朵的柔情，每一笔都有了温度，那么轻，又那么重。在此，选几张作品，与您分享：

位于展览前端的《草蜢图》，我曾于湖南图书馆楼梯间见得此画的放大版复制品，当时即被其温润的气象所吸引。今日得见原作，实则为25.2cm x 20.1cm的小品，尺幅虽小，然气格不减，令人惊喜。中锋用笔写花茎，圆润饱满，没骨法写花瓣与花心，细笔勾出蕊蕊，生动秀润。弯曲的茎条上正停驻了一只草蜢，身、须、腿形态灵动跃然纸上，足见画家功夫。整幅作品画面简洁、气息饱满、意蕴深妙。

写生于南岳山亭的《松鼠图》，一棵苍劲的松干斜穿画面，下部繁茂的松针肆意生长，疏密相间，与上部远处点缀的少量松针呼应，将画面视觉集中在匍匐于树干上的松鼠。小动物眼神坚定，四肢紧伏，似乎发现了隐藏在松针里的果实，鼠身在墨的浸染下尽显真实，鼠尾则以丝毛技法绘制，造型憨态可掬，大笔写就的树干与写实勾勒的松鼠既是虚与实的对比，也是工



《松鼠图》邵一萍 湖南图书馆藏

从此专攻花鸟，日渐形成了温润细腻又颇具气象的艺术风格。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香港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1948年，邵一萍的丈夫何汉文应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之邀回湘，邵一萍随同，自此长期在长沙工作生活。她曾任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和湘绣厂画师，在湖南省艺术学院讲过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美术界最知名也最重要的女性画家之一。据莫立唐回忆，邵一萍在辅导青年作画时，曾说：“作一幅画落笔要大胆，当省略处要大胆概括，当着意刻画的地方要细致描绘。”他还记得，“她出去开会也会带着一个小本子，只要看到了她所喜爱的画，或是一只鸟、一朵花，就用铅笔勾下来留着参考。”

1953年，她的作品《萱草》是湖南唯二人入选全国国画展览会的作品，该作品于1954年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朝花出版社印制为画片发行。此后10年间，她的作品如《和平万岁图》《英雄树与喜鹊图》《新曲》《梅竹图》《山茶与八哥》《丰收报喜》《红梅图》《孔雀图》《松鼠图》《万古长青图》等，或入选全国或湖南省的美术展览，或被印制为年画、挂历发行，或刊登于《新湖南报》《新曲》等刊物上。她曾担任湖南省文联委员、中国美协湖南分会理事，1963年因病逝世，终年54岁，后被迫认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与写的结合。

约四尺整张尺寸的《芭蕉翠鸟图》，定格了一只绿头紫翎鸟站立于残缺芭蕉叶上的瞬间。朱笔鸟爪与淡赭石写出的枝叶相得益彰，大笔铺就芭蕉叶面，枯湿浓淡相生相宜，水墨氤氲，酣畅淋漓，画面层次丰富而不杂乱，或许这是风雨欲来的某个夜晚，画家见得被风吹动的芭蕉叶与其相依的翠鸟，楚楚动人，便即兴提笔而作。题跋配以“何处移来一叶青，似同罗扇斗轻盈。今宵风雨重门静，却却潇湘几点声。”的诗文，恰与此意境相合。

整体观展后，能明显感受到邵一萍作品里吸收借鉴赵少昂、张书旂的部分，如对禽鸟翎羽的写实刻画，对用粉用色的灵活掌握，通过不同色墨的强化强调光影感等等，具有一定的装饰意味，但她同时综合了邵逸轩传统文人写意画用笔朴拙洒脱的特点，作品兼工带写，设色华丽，却温雅十足。她沉着质朴的用笔，略带憨拙的造型，令她的一些作品不只停留在精工工整、秀美艳丽，而是富有一种温润的气象，正如展厅中她的照片给人的第一感觉：温文尔雅，明媚大气。

当然，早逝终止了邵一萍的艺术探索，倘若能假以时日，感悟生活，锤炼笔墨，邵一萍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将不止于此。但在那个女性被束缚的时代里，在她仅有的二十几年艺术生涯里，能掌握如此多花鸟题材、能驾驭跨度如此大的不同尺幅创作、能达到如此不易的艺术境界，画家邵一萍，不应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再次推荐大家走进这个难得一见的展览现场，感受这份穿越时空迎面而来的生命气息。

荧屏看点

《寻秦记》不只是怀旧

李禹彤

2026年伊始，电影《寻秦记》“破晓”出击，首日票房狂揽1129万港元，不仅刷新了单日纪录，更成为港片史上首部单日破千万的本土之作。

当《天命最高》熟悉而略显沧桑的旋律响彻影院，一种跨越时空的悸动瞬间击中了我。回望2001年的夏天，我们曾在电视机前看着项少龙凭借现代智慧在战国风云中纵横捭阖；这一场迟到24年的重逢，从记忆的褶皱，走到了现实的光影中。

电影版《寻秦记》的回归，不仅是一次原班人马的商业集结，更像是一场庄重而深情的集体告别——纪念那段名为“青春”的岁月。

但影片并未止步于怀旧。它精巧地设置了一个“新老穿越者”的终极对决。如果说剧

版的项少龙是带着现代文明的优越感进入古代，试图以一己之力微调历史，那么电影中的反派则代表了文明被异化后的极端野心。这种设定让影片的立意上升到对文明与人性的深层探讨。在冷兵器与热武器的博弈中，在咸阳宫厚重的石阶上，项少龙面临的不再仅仅是如何生存，而是如何守护他所在意的那个时代。

这种冲突，让不少从剧版一路走来的观众读出了一种镜像人生：当年我们亦如项少龙般热血沸腾，以为世界尽在掌握；步入中年才发觉，命运深刻的教训，往往藏在那些不可更改的遗憾里。

电影版《寻秦记》为当年的“意难平”画上了一个句号。剧版结尾，项少龙归隐田园，

虽然拥有了美满家庭，但那份与故土隔离的孤独感始终如影随形。电影通过一场跨越20年的危机，让他与弟子嬴政再次站在对立面，也将他与几位女性角色的情感纠葛带向了更深邃的境地。这种叙事，是项少龙在与自己的选择和解。他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真正消融于历史的骨血之中。

我们在大银幕上看到的，何尝不是24个春秋里的自己？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如今到了为人父母的年纪，甚至正经历着生活的磨砺。当我们看着项少龙在银幕上为了守护家人而奋斗，那种“共此时”的情感联结，早已超越了剧情本身，化作一种无声的共振。

在香港电影不断寻求出路的今天，古天乐坚持用8年时间筹备、甚至抵押房产也要完成这部作品，本身也带有一种“项少龙式”的孤勇。这份对港产片、对经典的情义与执念，或许正是票房风暴后最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余韵。

走出影院，城市灯火阑珊，那些关于侠义、真情与坚守的梦，不会在时光中走散。

粉墨登场

风雪赴约，推开排练厅的门，史雅欣的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

她是演员，是编剧，是导演，也是长沙市杜鹃花话剧团的团长。

“我话很多。”史雅欣笑着说。她不仅话多，“戏”更多。

那些起伏跌宕的经历经她之口，便成了一幕幕鲜活的戏。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热爱如何生根、发芽，最终长出一片森林的故事。

一切始于2009年，一次偶然的救场。

当时还是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史雅欣，作为群演，参与了一场由曲艺名家大兵主演的相声剧《夺宝熊兵》。

“我手机里一直存着一张照片，不管换多少次手机，它都在。”她的回忆将我们拉回那个热闹的剧场。“谢幕时，我们这些小角色先下，大兵老师他们因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被一次次留在台上。我就站在侧幕条的阴影里，朝着台下拍了一张——乌泱泱的1000多名观众，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不舍。”

那道从暗处投向光亮舞台的目光，混杂着敬畏与羡慕。史雅欣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那样的追光下，得到观众的喜欢。

这道光，照亮了一条未曾预料的道路。史雅欣转身扎进了话剧的世界。

那时的长沙民营话剧生态，如一片充满生机的荒原。一群不拿固定工资、不靠体制保障却满怀热爱的“戏剧信徒”，自发组建了“没想好戏剧工坊”“靠谱儿戏剧工坊”等早期民营剧团。他们用简陋的灯光和布景，支撑着一个个在夜间苏醒的舞台梦。正是在这片看似贫瘠却充满生命力的土壤里，史雅欣和她的同伴们，开始了他们最初的跋涉。

史雅欣记得，“剧团最初每个人白天都另有身份：婚庆司仪、公司文员、媒体从业者……我那时就在新浪网工作。所有的排练都在下班后和周末进行。”排一个戏两三个月，最后每人分得几百块钱是常态。支撑他们的，是谢幕时观众的掌声，以及聚会时继续争论戏该怎么改的纯粹热情。

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人来了，又走了。坚持下来的史雅欣，很快脱颖而出。

“我和演员刘鈺白，当年是出了名的让导演‘头疼’。”她笑着回忆，“我们俩话特别多，老爱刨根问底。”在排练厅，她是导演眼里的“刺头”。排练中的争吵、沉默，甚至排不下去的煎熬，在如今的她再看来，都是角色获得血肉的必经之路。“一个相对青涩的演员变成一个相对成熟的演员，这中间是要有这一步的。即便可能会得罪人，即便会让排练厅沉默，但必须大胆地说出你对角色的思考。”

这种对“真实”的较真，成了她从演员转向编剧和导演的内在驱动力。

史雅欣开始尝试写剧本，写自己想演的角色。她从十几分钟的情景剧开始写起，2021年，其创作的首部话剧《同乡大医》问世，并成功排演。“我发现，原来我不在演员的岗位上，也可以通过作品去传达一些我想传达的东西。”

《白果园》，是史雅欣一直很讲述的故事，一封写给在城市中寻找栖息之地的中青年的信。

这个故事源于她对“街坊邻里”情感的眷恋。在创作初期，她走遍了太平街、都正街等老街巷，最终脚步停在了白果园。这里，穿着时尚的网红主播与摇着蒲扇的老爹爹擦肩而过，潮牌买手店的电子音乐隐约混着隔壁老茶馆传来的麻将声。这种奇异的和谐，这种“现实魔幻感”，正是她想捕捉的城市脉搏。

她在这个充满张力的舞台上，安放了几个角色——守护老院的“新长沙老口子”常满、信奉兄弟义气的迷茫青年刘草、负重前行的女骑手王胜男、浪漫的流浪歌手与功利的商业精英……

“这部剧的核心，不是要给出任何标准答案或说教。”史雅欣希望为观众举起一面棱镜，当灯光亮起，观众能看见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并在某个瞬间看见自己的某个侧面。她想呈现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不是生活的结论，而是生活那粗糙而真实的毛边。

“Now is the only reality.”（当下是唯一的现实）对史雅欣而言，戏剧不是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而是深刻介入并理解当下的棱镜，“当下是最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舞台上的史雅欣。

「戏」很多的史雅欣

刘瀚滔 胡管怡